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01  
29 March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九〇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博亚 先生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黄华先生

斯卡拉布尔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山田中正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07)

主席：按照在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参加辩论。

按照以前的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古巴、埃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就是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波兰代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她在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要求安理会邀请她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资格就这个问题发言。因此，马丁—西塞夫人是以几内亚常驻代表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资格发言。我现在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丁—西塞夫人（几内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七五年九月，当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瞩目于南非军队从南非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侵入安哥拉的时候，它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这项新侵略行动表示了关注。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声明中呼吁各国政府和各组织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支持联合国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运动的努力，以期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执行联合国关于消除南非种族隔离的决议。

根据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第3411G(XXX)号决议中请：

“……安全理事会迫切审议南非的局势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性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消除该地区的严重局势，特别要：

“(a) 保证各国政府充分地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因此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看到安全理事会今天应非洲各独立国家的要求，审查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问题，要表示满意。

对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也要表示极大的满意；贝宁是一个非洲国家，忠于非洲国家团结组织和联合国的宗旨，它坚决地谴责了南非的侵略，并宣布它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团结一致。

今天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

南非武装部队在安哥拉独立——在经过了长期和英勇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才赢得的独立——的前夕侵犯了安哥拉的领土。他们是从纳米比亚发动这项侵略的，纳米比亚是南非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的一个领土。

我不想细谈过去的事情，因为安全理事会当前的任务是非常清楚的，也因为我们要面向将来——整个南部非洲的将来。但是，为了让我们能拟订一项可以保全南部非洲的和平、自由和人类平等的行动方针，某些事情是值得回顾和审查的。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通过的第3517(XXX)号决议中强调，需要各会员国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行动，以终止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和占领、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并宣布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支持和援助有关国家、领土和人民，以便恢复他们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个人权利和基本权利。

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是各会员国是否忠于这项承诺的考验。我不想指出哪些人在安哥拉或其他地方鼓励了南非种族主义侵略或充任了帮凶。我让历史来裁判。但是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提到一项事实，就是面对着南非侵略和急速向安哥拉调运雇佣军的情况，我们看到了全人类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国际团结的令人鼓舞的事例。

安哥拉人民在为对抗南非侵略进行斗争时，得到了世界上若干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甚至还从南非被压迫人民那里得到援助，虽然沃斯特政权在南非实施了恐怖统治和镇压。

虽然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与英勇的安哥拉人民团结的景象，但我们对于某些政府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安哥拉还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却感到痛心。他们对侵略视而不见，还企图提出与事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一些考虑，蒙骗或转移公共舆论。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有一些国家对向侵略的受害者提供援助表示关注，但对谴责侵略者一点却只字不提。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侵略，这不是第一次。南非政

权对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已经有过侵略行动。若干年前，安全理事会就已经审查过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

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与南非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者的残暴镇压、和对那些依照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决定支持南非解放运动的人进行侵略，是分不开的。

去年，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认为它有责任警告国际社会，除非国际社会能采取行动，否则南非的日益孤立，尤其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崩溃之后，可能会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挺而走险。

紧接着发生的对安哥拉的侵略，是对我们的警告，就是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将会有更多的危机。最近南非颁布了国防修正法案，沃斯特政权借此认为自己有权派遣军队到世界任何地方，这明显地指出了安全理事会不采取行动的即时危险。

南非政权可以对安哥拉进行侵略，是因为它能够从某些国家得到军事装备或在它们的技术协助下自行制造。同时，根据来自南非的报导，这次侵略暴露了南非在武器方面的弱点，因为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了武器禁运——虽然只是实施了部分禁运。

为了要防止南非对安哥拉的进一步侵略，安全理事会必须依照大会要求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毫无例外或保留地全面并充分实施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停止与南非政权的一切军事合作。

我要代表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作一项严肃的呼吁，吁请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政府保证在这方面与我们全面并充分地合作。

国际社会也必须采取防止性措施，向与南非邻近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帮助它们巩固独立，和抗拒南非的侵略和压力。我们非常希望安全理事会最近一致通过的关于要求援助莫桑比克共和国的决定，可以得到具体实施，

并且在必要时也扩大适用于其他邻国。

历史上有时会有面对人类的基本问题，成为对各国政府和各组织的最高考验。我们这个世代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问题就是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

在这一面，任何仍然在直接或间接鼓励南非政权的政府都要担负严重的责任。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途径是使种族主义政权完全孤立，和有效地与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被压迫人民和该地区的独立非洲国家的国际团结。

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非常希望安全理事会能采取行动，向安哥拉共和国政府提供它在反对南非种族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必要的一切援助。

请安理会容许我以几内亚国家党代表的身分，并代表我国政府表示一些意见。

因为世界政治局势的发展，过去几个月来南部非洲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施展庞大战略花招的场所，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利用这种情况来加强它们的破坏行动，以巩固它们的地位。南部非洲的一些种族主义政权并不正式拒绝所谓对话或所谓援和，但已加紧向独立非洲进攻，它们做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这个地区的前卫，成为对新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最野蛮侵略的桥头堡。

国际帝国主义这种可耻政策的奸险目的是要剥夺安哥拉的庞大国家资源，使刚赢得国家主权的安哥拉人民受羞辱，使与最要不得的殖民主义作战了十五年的争取解放的政党、安哥拉民解、受羞辱，使该党给予战斗人民的人民政府受羞辱。

但是很幸运的，自从我们之中多数国家独立以来，我们已不再生活在帝国主义可以无耻地推行其炮艇政策的时代。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它的政府和解放它的党安哥拉民解、今天已经得到非洲和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被孤立。即使帝国主义的新闻报导妄图把使安哥拉蒙受灾害的侵略说成是内战，安哥拉仍将会战胜帝国主义。我们知道这不是内战。但这确实已使安哥拉和甚至非洲统一组织内的阶级立场明朗化。

这种情况在亚的斯亚贝巴已清楚地显露出来，进步非洲的代表们在该地揭破了

帝国主义的好计，使敌人阵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遭到了惨败。

请安理会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向那些使进步非洲取得这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烈致敬，因为正如最高革命领袖艾哈迈德·塞加古·杜尔同志在对罗安达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亚非组织）会议讲话时所说：

“……这一次的政治与外交胜利，主要全靠苏联和古巴的英勇牺牲，它们向安哥拉民解、并通过民解向一切非洲人民在物质上、军事上和外交上提供了有决定性的援助。虽然苏联所作的不过是尽了它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责任，我们还是要代表几内亚共和国及其国家党向该国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从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历史来看，表示敬意是非常应该的，因为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非洲解放运动得到了世界进步力量、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条件支援。当时某些方面发出的“保卫非洲”的呼声和对我们盟友的威吓使我们不无怀疑，因为我们很难相信他们所表示的情绪是出于真诚的。所幸的是，非洲的一句至理名言强调指出，嘲笑不会致命。

在安哥拉民解设立的进步革命政府领导下的新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安哥拉国家，构成了使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被压迫人民达成民族解放的一项积极和有力的因素，并且是非洲那一部分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民主和革命进展的有效工具。所以它是这个分区的所有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获得解放——也就是说最后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控制——的决定性工具。在这场斗争中，南非政权仍然是我们的第一号敌人。

我们都知道，南非国防部长皮特·博萨先生已向议会提出了一项新的严酷的方案，如果通过，将使对外国的法西斯侵略成为合法，并遏阻国内愈来愈多的批评。同时这也是显示了南非是一个军事国家。我们在沃斯特法案的背后看到了要吞并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的意图。在沃斯特看来，这就可以使他的种族主义政权有权插手干预从桑治巴尔到卡宾达的任何国家或领土。关于侵犯的条款明白规定，可

以派遣南非军队去防止或制止南非共和国总统认为构成或足可构成对该国安全的威胁的南非共和国以外的任何武装冲突。沃斯特派遣军队和飞机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支援那里的萨拉萨尔和卡埃塔诺政权，这已是众所周知。它故意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沃斯特还公然前往津巴布韦，扬言要维持史密斯政权。

我可以强调一点，就是南非军队从安哥拉领土撤走绝不表示南非已终止侵略。事实上，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南非军队就侵犯了安哥拉。他们大发兽性，恣意屠杀妇孺和老弱，不但如此，在武装侵略的过程中，南非还摧毁了数以百计的桥梁、公路、飞机场和无线电台。除了屠杀平民之外，野蛮的军队还滥杀牲畜。他们把幸存者赶到纳米比亚边境，使他们成为所谓的难民，然后把他们和其他在该地区的雇佣军一起遣回安哥拉，进行进一步的侵略。

南非强盗成群结队沿路劫掠村庄，可以拿的就拿，汽车、农业机械等都拿走，还洗劫房屋和枪劫银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他生动有力的发言中让我们知道了南非军队所造成的损害，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安哥拉一切人力和经济潜能。

为了分散世界舆论对真正的侵略安哥拉问题的注意，南非借口说是为了保证守卫它在该区域的能源利益。诸位会同意我的说话，就是南非和安哥拉之间根本没有边界。纳米比亚不是南非。卡卢奎和昆奈水坝对安哥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因为任何差错就使它们遭到毁坏。所以让我们不要再听到什么昆奈和卡卢奎水坝的合同。事实是，革命的安哥拉人民绝不会愿意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连在一起，压抑纳米比亚的英勇人民。渴求自由、尊严、主权和独立的强大呼声，是没有协议可以压制得了的。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通过安理会帮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取回南非军队所偷盗或毁坏的财物。南非共和国犯有谋杀和屠杀的罪行，必须使它对它所造成的有待补救的经济损害，付出重大、非常重大的代价。南非政权虽然尽其所有的财富，也不足以补偿它在恣意侵犯和破坏的狂热中所夺取的生命。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将立刻采取适当步骤，要求南非对为了压制安哥拉而恣意进行的破坏行为给付赔偿。非洲会又一次知道怎样在反对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辨识自己的真正友人。

最后，我要再次告诉我们安哥拉民解的战斗弟兄和安哥拉的革命人民，几内亚国家党将无条件地支持他们为争取自由、正义和进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现在请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卡马纳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只在几天前，我有幸能在由你干练主持的安全理事会中发言。当时安理会正审议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给予国际援助的问题，莫桑比克是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也是一个有原则的忠实的联合国会员国，决心要对那个反叛的殖民地实施全面经济制裁。我现在又有幸对在你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发言。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召开会议，审议另一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一个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略。这一次，安全理事会所审议的是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

安全理事会在一个月內两次开会，审议南部非洲的两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略，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明白地指出，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的继续存在是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甚至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不仅如此，这种侵略行动还显示了这些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不惜任何代价在南部非洲盲目地错误地维持现状的决心。

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政权正被新的现实惊醒。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纪念消灭种族歧视国际日的庄严会议上，我曾强调指出，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再也不能躲在旧葡属殖民地构成的缓冲地带背后过舒服日子了。它们现在可以感到它们的末日已将到了；因为在它们大门口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使它们比以前更加暴露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各地解放运动的攻击下。

它们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侵略，是地道的死硬派惊慌失措的反应。它们看到了末日将临的预兆，却不愿顺应潮流、接受这一无可避免的变革，宁可继续自欺欺人，希望出现奇迹，挡住或扭转潮流。这真是自取灭亡，因为浪潮不久必将会把它们湮没。

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一定要参照上述情况才能了解。这可说是缘木求鱼，目的无非是想遏阻纳米比亚和南非本土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侵略毫无道理可言，

彻头彻尾地是可憎、无耻的行径。

任何形式的侵略都是不能容许的，都必须当作严重事件来看待。但是，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其严重性可以在三个方面清楚看出。第一，竟然对一个无辜的新独立国家进行侵略。第二，从南非非法霸占的国际领土纳米比亚发动侵略。第三，很明显的，南非的动机是想使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人民永远受种族主义白人少数的统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以事态特别严重。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南非已把它的侵略部队撤离安哥拉。似乎终于有人使南非政权理解到对它原应是简单普通的常识的道理，就是南非没有任何权利留在安哥拉。可是，我们看到，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比勒陀利亚的这个不肯改悔、行为无耻的南非政权，还在为它的撤军找理由，说什么它已从罗安达得到了某些保证。

安哥拉代表上星期五在安理会有关库内内水电站地位的发言，斩钉截铁，清清楚楚。他说得很明白，安哥拉政府从没有想要干扰该处工程或妨碍其正常操作，使纳米比亚人民受到不利影响。关于这一点，他指出和安哥拉有共同边界的不是南非，而是南非非法霸占的纳米比亚领土。因此，他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安哥拉政府在法理上不能同南非订立影响到纳米比亚的任何协定。

从以上所述，不难明白，南非在关于从安哥拉撤退部队的声明中所用的措词，不过是想挽回一点面子而已。这个目的在南非境内也许是达到了，但在国际上，我们必须揭露这个声明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这是南非政权的又一次骗人手法，也显示南非为了长期非法霸占纳米比亚，不惜施展各种各样的花招。正如非洲集团的主席上星期五在安理会发言时所指出，任何有关纳米比亚的协定都只能同该领土的合法管理当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缔结。南非同任何国家订立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协定都显然是非法的。

安哥拉代表的发言清楚说明，事态并不因南非撤出这个年轻的国家就告结束。

安全理事会必须彻底调查因南非介入安哥拉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是在人员和物质上所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显然很大，安理会应该最强烈地谴责南非的侵略行为，并要求它充分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南非的部队可能已撤出安哥拉，但他们是否已回到南非去了呢？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此并无表示。我要在此着重指出，纳米比亚不是南非的一部分。这是南非不顾庄严的安理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要求南非撤离的许多决议，继续坚持要非法霸占的一个国际领土。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白要求南非撤出安哥拉，退回南非本土，而不是退入纳米比亚。多年来，我们曾费尽心机要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我们决心要立即实现这一目标，让长期以来饱受苦难的纳米比亚人民能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南非把它的部队由安哥拉撤进纳米比亚只能使纳米比亚问题变得更复杂；南非决不能逃避这个责任，因为它有撤离纳米比亚的义务。

我要在此重申，赞比亚同获得独立的安哥拉人民，以及受压迫的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是完全站在一起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阿扎尼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正为了争取它们国家的解放而进行英勇的正当斗争。我们将永远同它们站在一起。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失败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一个教训，它的下场必然也是一样。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南部非洲次大陆获得独立给解放斗争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的胜利必然大大地鼓舞了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自由斗士。

最后，我要说明，在我简短的发言中，我只谈到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因为这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唯一项目。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我要代表埃及政府再度表示，并请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大使阁下转达我们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

崇高敬意和热烈祝贺。安哥拉是一个年轻的非洲兄弟国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苦难和对殖民主义进行长期英勇斗争之后，最近才加入自由独立国家的行列。最后终于赢得胜利的这场斗争的事迹必将光耀史册。

我的发言将很短，因为在听了卢武瓦卢大使阁下上星期五在这里所作的精辟有力的发言和在我之前发言几位先生的讲话后，我已没有什么话可以增添。

我国代表团希望，为了尊重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的热切愿望，关于议程上的项目的辩论将只限于现在审议中的议题，就是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以期能达成一项可以获得一致通过的建设性的决议草案。

埃及忠实信守《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和支持所有非洲兄弟国家和非洲解放运动的历史传统，认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埃及自己的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埃及承认安哥拉的独立，承认在共和国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先生明智领导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安哥拉人民的合法权力当局，我们这样做也符合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我国代表团盼望不久就能看到安哥拉在为其保留的席位就座，成为联合国的积极会员国，正象它已在非洲统一组织中取得它应有的席位，加入了非洲姐妹国家的行列一样。我说是“它应有的席位”，因为安哥拉的独立和在非洲和国际舞台上出现，在逻辑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应该受到任何阻碍。

在里斯本、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轴心垮台后，种族主义已无可避免地与革命非洲形成了短兵相接的局面。原有的葡属领土缓冲区已经完蛋了，自由的力量已出现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大门口。南非胆敢冒险派军队侵入安哥拉，这就是主要原因。南非害怕的是安哥拉会出现一个真正民族主义的政府，坚持要实现其人民的主权权利，控制他们在陆地和海洋的民族资源。

我们都知道，任何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的一段期间，特别是象安哥拉那样，先经过长期殖民主义统治，然后经过大规模内战才取得独立，通常都需要政府、人民

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作出积极和巨大的努力，走向安定、建设和发展。但是在安哥拉的例子，还有一个所有先我发言的先生们都提到过的因素，这个因素不仅是安定和发展的障碍，而且是破坏安哥拉、整个非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根源。我指的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的军队对安哥拉的不可容忍的侵略。卢武瓦卢大使阁下已对此加以揭露，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埃及把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看成是对埃及的侵略。按照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六届常会二月间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的关于安哥拉的决议，埃及把有效地帮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保卫其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当作是自己的责任。

许多年以来，埃及对于南非非法霸占纳米比亚，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自由战士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一直表示非常关注和惊异。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以来，埃及就已对南非日益增加对安哥拉的军事干预，表示极度关心。

南非介入安哥拉不仅是想巩固其种族主义政策，而且，也是想把恶毒的种族隔离、剥削和压迫的政策扩展到南部非洲的先声，南非国防部长对此已直认不讳。

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埃及谴责并将继续谴责南非继续非法霸占纳米比亚，南非在纳米比亚集结军事力量，以及该种族主义政权从纳米比亚对新独立的安哥拉发动直接侵略。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应该知道，南非驻留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没有任何权利霸占独立的安哥拉的一部分领土、或由联合国管理的纳米比亚。

埃及政府对沃斯特先生关于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领土的声明深感怀疑和惊讶。如果南非有意撤走，它就应该立即并无条件地按照联合国的决议，不仅从被占领的安哥拉领土，而且也从纳米比亚撤走。

至于有关卡卢奎水坝的保证，我国代表团对卢武瓦卢大使在此所作的声明，感

到很欣慰，我们相信，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向纳米比亚人民提出这样的保证。

埃及认为，希望能由这个庄严机关一致通过的决议，应明白而严正地表示：第一，谴责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霸占其部分领土的可耻行为；第二，要求南非不仅从安哥拉，而且也从纳米比亚立即并无条件地撤走；第三，要求南非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第四，要求南非对其在非法占领安哥拉领土期间所造成的人命和经济损失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给付赔偿；第五，促请所有国家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合作，以保卫其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第六，要求所有会员国以个别和集体的方式向这个新独立国家提供政治、经济、技术和物质援助。

在结束发言时，让我重复一遍三月十六日我在这个庄严机关中讲过的话：

“……把南部非洲从种族主义政权解放出来的斗争已经开始，并且不会再回头。这个斗争可能是长久的、艰苦的，但是历史已向我们保证胜利是必然的。”（S/PV. 1890，第36页）

下午十二时二十分散会